

打眼
DA YAN 著



破千劫

3

宝鉴

文心出版社

宝鉴

打眼◎著

3
破千劫

文心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宝鉴. 3, 破千劫 / 打眼著. --郑州: 文心出版社,
2013.12

ISBN 978-7-5510-0633-0

I. ①宝… II. ①打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81517号

宝鉴3 破千劫

作 者	打 眼
选题策划	后 超
责任编辑	齐占辉
责任校对	张瑞芳
装帧设计	孙 波
出 版 社	文心出版社
地 址	郑州市经五路66号 (邮 政 编 码 450002)
发行单位	全国新华书店
承印单位	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690mm × 980mm 1/16
字 数	426千字
印 张	25.5
版 次	2014年3月第1版
印 次	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10-0633-0
定 价	38.00元

目 录

巧遇故人 >>> 001

第一章

有了两位在京大厮混了五六年的老油条罩着，秦风的大学生活，注定要比其他新生舒服太多了。第二天秦风连一步路都没跑，莘南自个儿就拿着他的通知书办理了各种手续。回头将那些入学资料交给秦风的时候，还多了一张饭卡，里面已经充好了五百块钱。

京城恶少 >>> 014

第二章

虽然周逸宸的“病”没有留下任何的影响，但是那股彻骨的疼痛，让他对“毫不相干”的秦风生出了极度的恨意。在姐夫韩铭的纵容下，周逸宸打算在军训中导演一场“意外”，好好整整秦风，以解心头之恨。

意外的代价 >>> 026

第三章

原以为只需要出丑，受点皮外伤就能将梁子揭过去的，没想到周逸宸居然那么狠，非要弄断自己一条手臂。秦风不禁有些懊恼，不是因为对周逸宸下狠手，而是自己做事居然让这个纨绔找到了纰漏。



一赌见人心 >>> 039

大方其实不是挥霍而是一种投资，而且只有在别人认为你值得交往的前提下，别人才会对你大方。可见不同的圈子有着不同的交往原则，秦风通过一碗鸡汤和一坛药酒交到了两个“大方”而真正值得交往的朋友。

怀疑 >>> 055

对于周逸宸的秉性，孟瑶算是知之甚深，她才不相信秦风会是周逸宸的朋友，那么就只有一种解释了，周逸宸查出来当时碰撞到他的人，就是秦风。在查出秦风之后，睚眦必报的周逸宸，买通了教官打断了秦风的一条胳膊，那个小人是绝对干得出这种事情来的。

假戏真做 >>> 070

当病房内只剩下秦风一个人的时候，他摸了摸自己的脸，喃喃自语道：“哥儿们是不是演得有些过了啊？”他原本是想将自己说成是个穷学生，让那“天之骄女”产生厌烦的心理，从而离自个儿远一点，但是看孟瑶那泪流满面的样子，好像事态的发展，有些不一样了。

欺人太甚 >>> 084

孟瑶脸上露出了苦笑，她终于明白过来了，自己初见秦风的时候，他所说的估计就没一句实话，后来的那番话，怕才是真话。不过孟瑶心底也有一种莫名的火气，因为从来没有人像秦风那般在自己面前满口瞎话，这简直是欺人太甚了。

杀气 >>> 099

后来学武之后，华晓彤才知晓那叫作杀气。随着对小叔的慢慢了解，她也知道，小叔经常去执行一些见不得光的任务。而在李天远的面前，华晓彤居然也感受到了这种气息，一开始她没联想到这方面，现在回想起来，脸色不由变得异常难看。

亡命之徒 >>> 112

看对方这行径，大黑心里明白，他们绝对不是警察，但正因为如此，大黑才会如此害怕。国内对枪支管制的严厉程度，大黑是知道的，所以当他看到对方拿的枪时，马上就意识到了，这两人是真正的亡命之徒。

走过场 >>> 129

大毛是陈振东的亲信，知道这两人进来的原因，当下又是一脚踹在了谢轩的小肚子上。谢轩被这一脚踢得头上直冒冷汗，然而他还是不动声色地对着大毛笑道：“嘿嘿，打得好！”然而谢轩眼里的阴沉，倒是让大毛心底有些发寒，居然没敢再动手。

哑巴吃黄连 >>> 144

秦风相信，即使周逸宸的姐夫能耐再大，也不可能明目张胆带着部队的人来打架的，他最多也就是派出几个人寻衅滋事，找个借口砸了游戏室。在京城这地界上，尤其是军队，即使出了再小的事，那也是大事，他打了韩铭派来的人，韩铭也只能将事情压下去，认了这个哑巴亏！



大新闻 >>> 158

秦风现在还真是当局者迷，他拼命地抹黑自己，却是忘了有时候坏男人，更能激起女人了解他的欲望。眼下孟瑶就是如此，她见到过太多男孩做了一点点事情，就在自己面前大肆鼓吹，好像干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一般，生怕别人不知道。而秦风则不是这样……

土包子 >>> 176

说着话，秦风毛手毛脚地用掌心贴住了面前的高脚杯，端到面前一饮而尽，嘴中嘟囔道：“怎么一股馊味？真难喝，还不如二锅头呢。”秦风此话一出，顿时引得周围一些沙发上的人看了过来，心里都在想着李然从哪里带来这么个土鳖？简直就是来丢人现眼的。

两只老虎 >>> 188

“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，一只没有耳朵，一只没有尾巴，真奇怪，真奇怪……”一阵让众人耳熟能详的旋律，从秦风的指尖传了出来，不过所有听到这个曲子的人，都张大了嘴巴，眼中露出了荒诞至极的神色。

学历史的钢琴家 >>> 200

秦风也站了起来，用两指捏着了红酒杯的下端，轻轻抿了一口，动作标准得无可挑剔，这可不是二锅头，喊着干杯就一饮而尽的。秦风的动作，也让陶军和吕兵将脑袋缩得更紧了，刚才还拿秦风喝二锅头的话说事，敢情秦风喝起红酒来，比他们还要讲究得多。

瞒天过海 >>> 214

第十六章

解说着这块玉的作假工艺之时，秦风脑中不禁生出一种荒诞感来，其他制假玉人都要千方百计地去掩饰自己的制假工艺，好让物件看起来“真”一点。他倒好，生怕众人看不出来这是块老玉工的物件，还非得将这其中的玄机说个清清楚楚。

渊源颇深 >>> 227

第十七章

“嗯，有秦风在，我看不看都无所谓了。小韦啊，你的那些东西，就让秦风给你看吧，他说是真的，那就是真的！”齐功此话一出，场内众人顿时都被惊得目瞪口呆了，就算齐老要抬举秦风，但是这话说得未免有些太过惊世骇俗了吧？

破镜 >>> 240

第十八章

韦华为秦风的结论大声叫好，事实上秦风的论据，也让场内的几位鉴定专家都暗自点了头，这并非是凭空猜测，而是根据铜镜本身状况推演出来的。古代可没有摄像机，不能将每一个历史镜头忠实地记录下来，所以在考古和文物鉴定中，有很多都无法解释的现象。

被欣赏的苦恼 >>> 254

第十九章

秦风自然不会告诉韦涵菲，他对汽车原理知识的了解，就是从拆卸拖拉机和监狱的那辆老东风车开始的。不过后来经过秦风的改装，石市少管所的那些老爷车，几乎每一辆都能当跑车来用，当然，为此而报废的几辆车，都被胡大所长当成正常损耗打报告处理掉了。



高端市场 >>> 267

冯永康这几个人都是穿着光鲜,尤其是韦涵菲一看就是个富家小姐,这几人走在一起,还真有可能被那些“碰瓷”的人给盯上。听到秦风的话后,冯永康连连摆手,然后说道:“不是碰瓷,是……是韦涵菲和老朱的钱包被偷了,两人加起来带了一万多块钱呢……”

添头 >>> 276

有些行家,在看中一个物件的时候,往往会和老板讨价还价去买另外一个东西。当价钱僵持住之后,行家往往就会故作随意地拿起个东西,让老板当成添头。

捡了大漏 >>> 292

“老板,行了,别忽悠我们了。”秦风一脸戏谑地看着马脸老板,“天策府宝是五代十国时楚王马殷所铸,时在乾化元年,钱币内外廓齐整,币文真,旋读,背面无文,我说的可对?”

先分红后入股 >>> 306

说实话,秦风送给冯永康和朱凯这枚天策府宝,就是想补偿下他们两个,毕竟刚入学那会从两人身上敲了好几万,估计那些钱也是他们大学几年的零用。

“贼”过楼空 >>> 318

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时候，于鸿鹄曾经和大江南北的贼王比拼，一天之内在京城火车站连偷了 28 个钱包，称得上是名噪一时，这也奠定了他京城贼王的名头。

摆酒谢罪 >>> 330

秦风的这个礼节，也是江湖老辈人常用的，两个拇指如果同时弯曲，说明对方是前辈，那是在行晚辈礼，像秦风这样，则是自持身份，只和对方平辈见礼。

主门传人 >>> 343

苗六指的心里很不舒服，盘道没盘出来，反倒是被对方摸了个底儿掉，对于他这样的老江湖而言，简直是丢脸之极。

姜还是老的辣 >>> 357

虽然苗六指看上去老朽不堪，但是秦风知道，这老头身上还是有功夫的，别的不说，就今儿院子里那么多人，除了自己之外，再没人是苗六指的对手。



与时俱进 >>> 369

苗六指很努力地挺起了胸膛，但那模样，却是让秦风有些心酸。都七老八十岁的人了，竟然还在想着如何安置那些徒子徒孙。俗话说：“仗义每多屠狗辈，负心多是读书人。”就算是小偷，苗六指也是做到了盗亦有道了。

正经的无本买卖 >>> 382

你要是去扒人家的房子，那些人估计也会拼命的，这和扒人祖坟没太大区别，何金龙不知道秦风为何会出这么个主意？

第一章 巧遇故人

正当孟瑶收拾好自己的包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一个女孩的声音传了过来，隔着老远就骂了起来：“姓周的不过就是个破落户，瑶瑶你怎么老是忍他啊！”

随着话声，一个身高一米七左右的女孩分开人群走了进来，看着围观的众人不由皱起了眉头，嚷嚷道：“看什么看啊，该干吗都干吗去。”

女孩的年龄和孟瑶差不多大，但穿着却是大胆了许多。一身吊带牛仔裤，将女孩的身材尽数展现了出来，虽然脸蛋长得没有孟瑶那般精致，不过却有着一股野性美，和孟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。

“晓彤，别喊了，咱们走。”孟瑶拉了一把女孩，从大巴车后面绕出了车站。

“瑶瑶，我就出去买了个酸奶，你……你怎么又被姓周的欺负了？”被孟瑶拉出了车站后，那个身材高挑的女孩仍然不依不饶地说道，“姓周的在哪儿？姑奶奶不打得他满面开花，他就不知道花儿为什么那么红！”

“晓彤，算了，他不要脸，咱们还要脸呢。”

孟瑶虽然也被今儿的事情气得全身发抖，但内敛的个性，却让她无法像好朋友一样去把事情闹大。

“你啊，性格就是太软了，否则就凭他周逸宸，怎么敢这样对你？”华晓彤叹



了口气，“他周家已经是日薄西山，要不是他爷爷还吊着一口气没死，京城哪里会有他周逸宸这号人物？晓彤，你回去和老爷子说一下，把这桩亲事给取消算了。”

看着好朋友，华晓彤是满心的无奈，堂堂京城孟家的孙女，居然被周逸宸那纨绔子弟当众逼迫，也不知道孟家的那些长辈们是怎么想的。俗话说一代江山一代臣，解放已经四五十年了，当年小米加步枪进城的“泥腿子”，现在都变成了股肱重臣。

周逸宸的爷爷，就是当年的开国少将，后来曾经做过京城警备区的副司令员，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时候退了二线。而孟瑶的爷爷，解放后从军界转入到政界，并没有授军衔，不过在军中却是门生故旧众多，周逸宸的爷爷，就曾经是他的老部下。

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时候，孟家的老爷子又出山为政直到80年代末期才退出了政坛。有了这十年的布局，孟家在京城地位十分显赫。现在孟瑶的大伯和父亲，都身处省部级的高位，尤其是孟瑶的大伯，很有可能在下届就进入到领导核心。按理说孟家强势周家衰弱，两家不可能结下亲事，但偏偏孟家老爷子念旧，80年代初期的时候，应允了老部下周家老爷子的提亲，将自己的孙女许配给了周逸宸。

如果周家子嗣众多那还罢了，偏偏周老爷子只有一个儿子，到了周逸宸还是一脉单传，这也使得周家上下对周逸宸宠爱有加。十二岁的时候，周逸宸就敢在长安街上开车，典型的一个纨绔子弟。

要命的是，周逸宸还以孟家女婿自居，从初中的时候就开始纠缠孟瑶。当时两家大人都没怎么在意，以为是小儿女玩闹，但是到了高中的时候，周逸宸的恶名逐渐传了出来，孟瑶的父亲想反悔这桩婚事，谁知道被要面子的孟家老爷子臭骂了一顿，只能不了了之。孟瑶生性比较柔弱，老爸都挨了骂，她是不敢在老爷子面前说什么，只能是一忍再忍，反而让周逸宸愈发嚣张起来。

“晓彤，算了，爷爷最近身体不太好，不要再让他老人家烦心了。”孟瑶叹了口气，“实在不行，我明年出国留学，再过上四五年，到时候爸爸就能当家了。”

“你啊，就知道让让让。”华晓彤恨铁不成钢地看着孟瑶，“要是换成我，找个人把那小子的腿给打断，看他还敢纠缠不？”

华晓彤的家世虽然不如孟瑶，但在京城也是掌握着不少实权，否则也不可能从

小和孟瑶一起长大。

“算了，咱们回家，姓周的不知道怎么抽风了，周家还不知道要着急成什么样呢。”

想到周逸宸突然发病的模样，孟瑶心里只感觉一阵痛快，最好让周逸宸检查出来个什么毛病，父亲就有理由推掉这门亲事了。

在华晓彤和孟瑶走后半个小时，京大接新生的大巴车也驶离了京城站。刚才看到秦风下车的人并不多，车上的新生们大多都不知道那场冲突，只是看到有辆救护车开出了车站广场。

“那小子应该没事，不过要是摔出个脑震荡，也是个麻烦事儿！”不过秦风自己心里清楚，肘击周逸宸的肋下神经和挤压穴道使其昏迷，都没有什么后遗症，但最后那一松手，却说不定能摔出个什么好歹来。

“管他那么多干吗？一天来的新生那么多，估计没人能记得我。”

想着周逸宸那浑身抽搐的样儿，秦风的嘴角忍不住露出了笑容，这是盗门中的一个手法，秦风也是第一次实践。

“这位同学，你是自己来报到的吗？”

秦风耳边忽然响起了个声音，侧过脸一看，却是坐在旁边一排的一位中年女人，靠那边窗户坐着个戴棒球帽的大男孩，应该是女人的儿子。

“是的，阿姨，我就住津口，距离京城不远。”

秦风笑着点了点头，新生报到往往都有父母跟随的，这一车坐了差不多八十个人，其中有一半都是学生家长。

“怪不得呢，那你算是半个京城人啦。”中年女人听到秦风的话后，脸上顿时露出笑容，一把拉下身边年轻人耳朵里的耳机，“这是我儿子，你们以后就是同学了，要多多照顾啊！”

“妈，京大一年招生几千人，哪儿能都在一起啊。”

女人话声未落，就被儿子打断了，年轻人不耐烦地将耳机塞回到了耳朵里，看了一眼秦风那身普通的运动服，撇了撇嘴将目光移向了窗外。

“哎，这孩子，怎么这么不懂事啊！这位同学，别生气啊。”女人有些尴尬地



冲着秦风笑了笑，不过显然也不想指责自己的孩子，道了声歉也移开了目光。

“娇生惯养，就算上了好大学又能怎么样？”

秦风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，也将目光放在了窗外的高楼大厦上，对于这座城市而言，大学只是人生的一个起点，根本就代表不了什么。

车开了将近一个小时后，缓缓地驶入京大校园。学校门口早就拉起了“欢迎新同学”的条幅，大巴车停车场的外面，有好几排临时搭建的报名点，很多高年级的志愿者在那里解答着新生的问题。

“计算机系、国际金融、国际经济与贸易……”

沿着那些报名点一个个看了下去，直到走到尽头，秦风也没找到他报考的文物鉴定与修复专业，问了好几个人，居然都没听说过。

“奶奶的，哥儿们报的这专业是挺冷僻的，不过也不应该连个报名点都不设置！”

秦风有些无语地看着那些熙熙攘攘的热门专业报名点，正想再找个老师模样的人询问的时候，眼睛忽然一亮，因为他居然在这里看到了个熟人。

“莘南……莘大哥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”

秦风看到的这个熟人，是文宝斋的老东家，也正是将文宝斋转让给他的莘南。此时莘南坐在最边上的一个棚子里，和周围挤满了报名新生的报名点相比，他这儿的“生意”就要差了许多，正百无聊赖地打量着那些入学的新生。

“你是……”

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，莘南将注意力从那些年轻的学妹身上转移开来，盯着秦风看了好半晌，才不确定地说道：“咱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对了，你是不是姓秦，去过我家以前在津口的古玩店？”

要说莘南的记性还算不错了，距离和秦风再相遇，已经过去了快两年的时间，而秦风也只不过和莘南是一面之缘，后来再也没有见过。

“莘大哥好记性！”秦风左右看了一眼，“莘大哥不是早就毕业了吗？怎么还在学校里？您这是读研还是考博了？”

“我跟着导师硕博连读，现在在京大的考古研究所工作，这不就被导师派过来帮忙了嘛。”正在百无聊赖之际，见到了熟人，莘南很高兴，“你这是过来干什么

的？送朋友来上学？”

倒不是说秦风长得像不像学生，实在是他的行装太简单了，除了肩头背着个不大的背包之外再无他物，浑然不像别的学生那样，被褥、床单什么的带了一大包。

“莘大哥，我是来上学的啊。”秦风闻言笑道，“找了半天没找到我那专业的报名点，这不正着急来着。”

“你考的是什么专业啊？”莘南奇怪地说道，“除了医科大不在这边，京大各专业的报名点基本上都在这里了……”

“我报的是文物鉴定与修复专业。”秦风拿出录取通知书递了过去，“莘大哥，这个和你们考古专业应该也搭边的吧？”

“嘿，没想到你小子考的是这个专业！”

听到秦风的话后，莘南一拍桌子，顿时引得周围不少目光看了过来。莘南拉了一把秦风，说道：“怪不得你找不到报名点呢，这专业太冷僻，是属于博物馆系的，那边导师让我顺便帮你们报名……”

“这得冷僻到什么地步？居然连个报名点都不设了。”

秦风有些无语，他不知道自己报考这专业是对还是错了，看这模样，估计怕是连一个班都凑不齐。

“嘿嘿。你知道全国报京大这专业的，一共多少人吗？”莘南笑得很古怪。

秦风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不知道，三四十个人总归有吧？”

“三四十个？”莘南伸出了右手的拇指和食指，比画出了个“八”字，“全国一共八个人。系里的教授都傻眼了，所以你们这届的专业课，只能跟着考古系和博物馆系读了。”

“八个人？这真够冷僻的。”看着别的报名点热闹的样子，秦风是欲哭无泪。

“人少才好呢，你真不懂假不懂啊？”莘南撇了撇嘴，“给你们上课的老师，都是国内古玩鉴定行业中泰山北斗级的存在，能讨得他们欢心，被收为弟子的话，你小子最少能少奋斗几十年……”

按照莘南的说法，这次文物鉴定与修复专业，是博物馆系专业衍生出来的一项新的专业课程，就京大而言，尝试性的意义要大于课程本身。正如莘南所说，这个专业的导师，可不是一般人能担任的，几乎全都是国内知名的文物鉴定专家，其中



有数位都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人物。

在民间古玩热日益兴起的当口，这些专家都是身价倍增，就是他们的弟子外出进行一次鉴定活动，出场费恐怕都不比那些歌星明星“走穴”来得少。所以在莘南眼中，文物鉴定与修复专业，可以说是一门极有“钱途”的专业。只是这年头的学生包括家长，大多考虑的都是什么计算机金融之类的专业，很少有人能看明白文物鉴定与修复这个专业的前景。

“还有这好处？”秦风闻言摇了摇头，“我就是想学点关于文物修复方面的东西，至于其他的倒是无所谓。莘大哥，你帮我办理下入学手续吧！”

秦风身兼外八门数门技艺，但那些大多都是见不得光的，秦风可不想一辈子都活在阴暗角落之中，所以他需要一个被社会所认可的身份，这才是秦风上学的初衷。

“行，你过来登记一下，然后去趟教导处分配宿舍就行了。”莘南点了点头，将手中的纸笔递给了秦风，“秦风，你后来有没有去过我那家店啊？你不知道，那次咱们聊天不久之后，我就把店给转出去了。”

莘南不是江湖中人，对于袁丙奇那等人也是畏之如虎，从转让了之后，他再也没有回过津口，是以并不知道袁丙奇集团覆灭的消息。不过终究是爷爷留下的产业，莘南心中还是多有牵挂的，眼下见了秦风这个和老店有过一些关联的人，还是忍不住问了出来。

“莘大哥，你不问我也要说的。”秦风闻言笑了起来，“那家店其实是我的一个亲戚接手的，现在经营得还不错，你仓库里的那些存货都已经卖得差不多了。”

听到秦风的话后，莘南吃了一惊，连忙问道：“你亲戚接手的，他……他和姓袁的有交情？”

莘南是在津口市长大的，袁丙奇的恶名他是最清楚的，当年爷爷在的时候袁丙奇还顾虑三分，可是爷爷一去世，对方马上就露出了獠牙。

“莘大哥，你不知道吗？袁丙奇团伙涉嫌制毒贩毒，早就被抓起来了……”

秦风奇怪地看了莘南一眼，这哥儿们还真是个书呆子，这场贩毒制毒大案闹得整个北方人心惶惶，他居然一点都不知道。

“好！好！”莘南先是一愣，继而大喜了起来，连叫了几声“好”，然后右手重重地拍打着桌子，“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！抓得好！”